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05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小棉袄和皮夹克

□南京 吴瑕

家庭相册

都说女儿是小棉袄,温暖贴心,那么儿子呢?在我看来就是皮夹克,再冷都可以抵御风寒,保暖。只是儿子素来粗心,没有女儿那般细腻。

大姐有个女儿,富养,培养成大学生。毕业后,活生生掐断了她和大学本地男的恋情,让她回家发展。几经周折,侄女当了孩子王,找的老公是邻县的,开车回娘家也就半小时的车程。

小棉袄就是小棉袄,不记恨被妈妈拆散的爱情,逢年过节大把地孝敬老老妈妈,母亲节给大姐网购了鲜花,发了520红包,请大姐吃饭。侄女在亲戚群里发图时,二姐、哥哥和我等有闺女的老眼热得不行,当初养个姑娘有多好。

我家孩子最小,还在上学。我说这些时,他一脸意见:“女儿是小棉袄,我还是皮夹克呢。您买牛奶拿不动还不是我拎回家的,你买个快递,拿不动的都是我去菜鸟驿站搬回家的。天天上学前,都要把垃圾袋带下楼。您生日和妇女节、母亲节我红包也没有少。您总说我为什么不是小丫头,说小丫头更爱妈妈,难道我就没有爱您吗?”

不知怎的,我想起我的外婆和爷爷。外婆只有妈妈一个亲女儿,她晚年住在我家,那时候穷,都是粗茶淡饭,妈妈不挣钱,鸡屁股

是妈妈的银行,一大家人也无法单独给外婆开次小灶。外婆去世时才58岁,就是咳嗽得特别厉害,吃药没有效果。外婆是在妈妈的怀抱里微笑着去了天国。而那一刻,父亲还在他的责任田里。父亲回到家里看到母亲在大哭,只是厌烦地说哭什么,准备后事。他吩咐我们兄妹几个各自出门报丧,那时候没有电话,传递信息都是亲自上门。我最小,也被父亲吩咐着去喊来堂哥们帮忙办丧事。

我的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也没有哭,却做出了孝子应该有的样子,挨家挨户去报丧,把丧事安排在我家,不要大伯出丧葬费。亲自给爷爷洗澡,给爷爷穿上自己走亲戚时的新衣服,买了新鞋子,还请了道士来超度亡灵。

父亲总是让我避而远之,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一直都是脏兮兮的。身为农民的他总是天一亮就去看他的责任田,布鞋鞋底总是沾着泥巴,卷起的裤腿里全是小土坷垃。夏天时,父亲浑身是熏人的汗馊味儿,后衣襟上开满盐花,指甲盖下面竟然也是紫黑紫黑的。我成人以后才明白,父亲是把他柔软的身体锻造成了坚硬的铠甲,用尽全力保护家庭。

如今我们有相对安稳和体面的生活,不需要我的儿子像父辈那样把他柔软的身体锻造成为坚硬的铠甲,笼罩还没有老去的我。但孩子的话还真的像皮夹克那样,温热着我的心。

母亲的『白菜』

□常熟 马雪芳

小时候,我家人口多,生活极其困难,一年里难得吃上一顿饭。我家虽说有两块菜地,但往往是“出”不敷“入”,不要紧,母亲会去种“白菜”呢。

收工了,母亲把劳动工具放妥在小屋里,并不歇一歇,就扛起铁耙或挑了粪桶又“出工”了。

母亲来到生产队田野里的肥料潭边——那时生产队的田野里每隔几丘田就有一个肥料潭,母亲用铁耙把肥料潭四边的土轻轻捣碎,再撒上菜籽,然后用粪勺舀上潭里的水泼上。约一周后肥料潭四面一片碧绿。天刚蒙蒙亮,母亲抄了一只圆眼篮,拿了一把剪刀,来到肥料潭边,“咔嚓咔嚓”地剪起青菜来。这些鸡毛青菜鲜嫩呢,只要放些菜油清炒,吃着清香而微甜;可以做青菜糊糊,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主食,一家子可以节省下不少的粮食来。母亲每次差不多一下子要在几个潭边播下青菜籽,这样一家子小青菜一时吃不尽,她就把小青菜挨个儿送给附近的亲戚吃,当然也送给村上蔬菜地少的人家吃。

母亲还在家门口的大水渠坡面上随意撒上菜籽——坡面上不能用铁耙翻土,一翻土,土疙瘩就要骨碌碌滚到下面,造成水渠受损。过十天半月,坡面上的青菜也油绿了,再过五六天,这些青菜棵棵挺拔起来。母亲就拿了割稻用的镰刀,把这些青菜收割下来,用畚箕挑到家里的砖场上在太阳地里晒。等到青菜晒得有点焉了,母亲把青菜装在大四角篮里,拎到后河的水栈上洗净。洗净的青菜沥干水分,然后腌制在一口大粗瓷缸里,上面压上一块厚厚的磨石。三四天后,只见磨石已被碧绿的青菜汁水淹没。母亲搬掉磨石,先把碧绿的青菜汁水用铜勺一下一下舀进一个一米来高的绍兴甕里,甕口盖上两张晒干的荷叶,用稻柴扎住,防止走气——甕里的青菜汁水是上好的炖腌水的原料呢。舀好了青菜汁水,母亲抓起一大把腌制的青菜,在朴树砧板上“嚓嚓”地切细,装碗,倒点“帆船”牌酱油,是一道美味的早餐小菜呢。

母亲还常常往小河边的茅针草里撒上菜籽。经常是等到母亲想起在小河边的某处茅针草里曾经撒过菜籽,就发现这些菜棵已经长到一斤多重了。小河坡陡,人站不稳,怎么收获这些大青菜呢?不急,母亲自有办法。只见母亲的右手紧紧拉住河边的小朴树、小榉树,左手一拉一棵大青菜,“噗”地扔到河岸上。等到拉完这些大青菜,母亲额上的汗水早流到颈子里了,只见衣领一圈透湿。这些大青菜挑回家后腌制的就不是水腌菜了,而是晒干了的咸菜,一层一层用棒槌压实在一个个粗瓷似柴油桶一样的甕里。这种咸菜呈暗红色,切细了,加进两汤匙熬熟的菜油,放在饭锅里炖,是一个百吃不厌的午饭菜呢。已记不得具体次数了,鸡叫头遍,母亲拎了一“油瓶”篮咸菜去桥头镇上卖,我跟在母亲的后面给她做“会计”。小镇上的老人几乎人人认得母亲了,约一小时后一“油瓶”篮咸菜就见甕底了。母亲用卖咸菜得来的六七角钱去镇中的杂货店买两斤两指宽的咸带鱼,末了,母亲总要去镇最西头的饮食店奖励我五分钱一个煎团。

母亲克勤克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真是操碎了心。当自家的菜地上种出的蔬菜不够吃时,母亲会想出去“白地”上种“白菜”的念头,她的生活“智慧”早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啦!

人间烟火

从裁缝街到美发街

□常州 于晓庆

常州琐记

1980年代中期,我曾在花园新村住过多年。新村东北有个自然村叫上街头,村边有条百余米长的无名小道,是周边新村和村落的人们去往镇上繁华的人民商场的必经之路。小道北侧二十八间连排二层楼房,从正中间分成东西两段,南侧除居中的七间二层楼房外,东西两端再无其他建筑,整体形制犹如一个扁长的“品”字。

那时候,大家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为了在穿着上少花点钱,普遍都是先去商场剪布料,再送到裁缝店去做衣服。当时镇区的街头巷尾零星散落着一些裁缝店,无名小道两侧更是密集了六七家之多,而且家家生意都不错,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市口,于是人们就给小道起了个名叫裁缝街。

又过了几年,镇上的农贸市场、商场的服装专柜以及马路边新开的个体服装店各显神通,通过批发渠道进到了服装厂家直销的品牌服装,批发的服装不仅款式新颖,而且大批量生产成本低,价格便宜得多,大人小孩都喜欢。于是裁缝店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三五年间纷纷关门退租了,小街上仅剩了一家裁缝店,显得格外萧条。

房东们为了尽早把门面房租出去,不单在门口贴出了“店面出租”的简易招租广告,还悄然降低了租金价位,这一招还是管用的。先是北侧东段的第三间装修一新后开了一家美发店,过了半年左右南侧西边头一间

也开了一家美发店,不同方位的两家美发店互相呼应和衬托着。

在搬到三里路外的新居之前,我一直是这两家美发店的常客,每个月去理一次发,专挑顾客更少的一家理。起初我对两位店主都姓史有点好奇,没想到他俩竟是同胞兄弟,后来才知道早来开店的是小弟,晚来开店的是大哥。大哥浓眉大眼国字脸,小弟小鼻子小眼睛瓜子脸,两人相貌和神态一点都不像,但手艺精得不分伯仲。

或许是兄弟俩店里的生意太好了,别处的一些美发店陆续搬到了这里,想蹭他们的顾客量多做些生意,不知不觉间这条街上聚集了九家专做理发烫头的美发店和四家带做美发的美妆店,这里成了美发店林立的一条特色小街,于是人们便改称裁缝街为美发街了。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我途经美发街时顺道去看看一直在此开店的大哥店主。一向热情健谈的他看到我很高兴,一边忙着手上的活儿,一边与我热络地聊着。当我问起街上的美发店这么多了,他的生意为何还如此忙时,他随口说道:“现在不像过去啦,人们都变得讲究了,聚会走亲戚要来个洗头吹个风稍微打扮打扮,出门探亲旅游更要来剃个头染个发好好好修饰修饰,不少人还定期来烫发定型……”

他的这番话勾起了我的回忆,小街从裁缝街变成美发街,也是老百姓的需求从渴望物质满足提升到精神追求的反映。

本味

□东台 杨应和

微情一刻

一张卡片——亲爱的严同学:今天是你的生日。260班全体同学祝你生日快乐!激动中我小心翼翼地拿起玫瑰仔细端详,世间竟有如此美好的事物。我环顾四周,班长慢慢走来,说:“生日快乐!”我人生的第一枝玫瑰原来是我亲爱的班长送的。

最近几年,经济压力小了一些,住进商品房的我时不时带把鲜花插进花瓶。火红的玫瑰热烈奔放,浅粉的康乃馨文静优雅,金黄的向日葵温暖阳光,绿色的桔梗和香槟玫瑰搭在一起青葱羞涩。百合黄天霸开得最旺盛的时候,领略到的是怒放的生命状态。

也曾图便宜买过一把多头康乃馨。回来后就后悔了,枝细细的,全是花骨朵,更让人怀疑:会开花吗?这细细的花枝撑得起这小小的花朵吗?毕竟买回来了,整理了一把看得顺眼的插在花瓶里灌上水。第二天早上起来,花开了许多,晚上下班回到家,又开了许多,与昨日的花骨朵团队“判若两人”。朵朵花儿尽管很小,仍然努力绽放,不卑不亢,似乎在证明自己不是孬种,又似乎在报答我的手下留情。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朴树略带磁性又暗含伤感的《那些花儿》在耳边缓缓流淌。而我的那些花儿,总能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境遇带给我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欢喜。

小区里的美蓉花开了,一朵朵傲立枝头,在秋日的微凉中摇曳生姿。刚想摘一朵却忽生怜爱,于是缩回了手。

我想,我是爱花的。

童年时就喜欢种花。每到春天,我便找同学讨要花苗,红鲜花、黄鲜花(后来才知道它们叫美人蕉)的母株已经发芽,挖来几块小心地埋在菜园旁的栅栏边,然后精心呵护,看着它们抽条、散叶、开花。读过唐代诗人罗隐的“芭蕉叶叶扬瑶空,丹萼高攀映日红,一似美人春睡起,绛唇翠袖舞东风”。知道美人蕉之名由此得来,又对它们更增了几分爱意。

邻居家的桃花、朋友家的打碗花,四月的蔷薇、六月的荷花、八月的丹桂、十月的秋菊……贫寒的童年时光因了这些花儿而快乐满足。

上初一时,父亲正在常德师范民班进修。普师班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已解决了城镇户口和国家粮,没有了后顾之忧,摘朵栀子花都让我的父亲羡慕不已:“蓉儿,你也加劲读书吧!”于是,常德师范成了我的向往,栀子花成了我学习的动力。

如愿进入师范,生活是那么美好。第一次在学校过生日,没有吃到母亲煮的腊猪蹄炖鸡蛋,我沮丧地走进教室,桌面上居然有一枝娇嫩的黄玫瑰!走近才发现玫瑰下还有

那些花儿

□湖南汉寿 严丽蓉

四时有景